

目 录

致全国读者的信	赵本山
我看赵本山（代序言）	余秋雨
东北“四宝”	6
五奶奶指点迷津	10
初登戏台	12
小骗子	17
大骗子	21
由骑毛驴儿到坐飞机	25
“天下第一瞎”	29
险遭讨伐	35
随“二人转”转出国门	38
拿手戏	42
多亏姜昆	45
三闯中央电视台	49
一夜成名	54
峨眉山老拳	56

出征香港	61
关东脾气	64
“小草”	66
“我是农民的儿子”	71
给爹祝寿	75
飞来的横祸	81
难忘长春	84
“小赵本山”	91
“劫难何不加俺身”	94
“宁愿再撞一次车”	99
担纲《一村之长》	101
爱意早萌	105
正果难成	109
新婚	114
裂隙	118
净身出户	122
众里寻她千百度	126
蓦然回首	129

品格本身就是作品	132
“智囊团”	141
也得有“绝活”	150
那山，那水，那人	157
养育之恩	163
黑土地	171
道理何在	180
水之源，木之本	187
框子套不了	19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97
自白	200
附：赵本山主演的部分获奖小品选登	209

我看赵本山

余秋雨

这次到桂林，我见到了广受全国各地欢迎的东北著名喜剧演员赵本山。桂林离东北不近，但那里的各个宾馆和各个活动场所听说赵本山要来，竟然都在大厅外面拉出大横幅，经理和职员都列队在门口欢迎，弄得外国宾客们也惊讶地挤在一边看热闹。

不是戏剧很不景气吗？这股子热潮是从何而来的呢？赵本山至今在戏剧界的地位并不高，他本是个农民，年岁不大，文化不高，演出剧目也不多，从属关系还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当然更没有担任任何职务。戏剧家们可以根据种种理由看不起他，却无法否认他搞的是戏剧，也无法否认他没有用低级下流的东西招揽过观众。好，那就是说，赵本山所引起的轰动亦即戏剧本身所引起的轰动，不管你是否欣赏赵本山的那种戏剧，能承认这个前提就有了把话题深入下去的基础。

那么，这里我想先把事情说大一点，并就赵本山谈谈文化层面的问题。

赵本山最容易被文化界所轻视的地方是过于世俗，文化层次不高。轻视者的内心有一把潜在的标尺，他们所追慕的文化层次大抵有两个方面：要么国际气派，要么古雅蕴藉。大凡原先文化普及度不高的国家和民族都会产生类似的追慕，而这种追慕也确实是合理的。但是，用真正现代“大文化”的观念来看，这种追慕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浮浅的。世俗文化是全部文化构架的根基，也是推动精雅文化不断演革的动力，它比精雅文化更天然，更贴近民族的生态，因此也更长久、更深入人心。正由于这个原因，当今世界许多文化落后的民族正忙着扫盲，努力培养一批人人走进精雅文化的殿堂；而反过来，一切文化发达国家的第一流文化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探寻和研究着世俗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可以用学历、学位、对世界名著和古典名著的熟悉度来衡量的文化实质上只是社会的表层文化，而与人种生态密不可分的世俗文化倒是深层文化。我到过五洲经济突飞猛进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表层文化梳理得不错，博士硕士比比皆是，但深层文化却十分寥落，搞艺术的人在那儿呆长了就会心慌意乱。

一个在表层文化上连一个光圈也没有、又未曾经过太多宣传的赵本山突然引起那么大范围那么多人由衷的喜爱，只能归之于深层的世俗文化在起作用了。憨厚的赵本山究竟在这个民族苦涩的心扉间弹拨了哪两根弦索而骤然腾起了如潮的笑声呢？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由戏剧学家，而需要由社会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来一起探索的了。

在中外文化史上，大力推动文化演进的大多是一些声名显赫的大师巨匠，但这些大师巨匠的精神能源和手中的武器往往是原先被人瞧不起的世俗文化。欧洲启蒙主义大师们用世俗文化来迎

战称霸长久的古典主义，我国“五四”时期的闯将们用世俗文化的基本呈现方式白话文来改易文言文的大一统，都是例证。我不想借此把赵本山的意义说得过高，而只是提醒同行：世俗远不是低下；当我们在文化的供求关系上遇到麻烦的时候，应该自觉地探寻深层文化所发出的无声指令；当一种未曾预料到的文化奇迹突然产生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应该虔诚地去寻找隐秘而深刻的原因；当我们花九牛二虎之力所构建的文化活动缺乏对广大观众的吸引力的时候，应该虚怀若谷地去踏访能使他们感到由衷欣喜的无数民间艺术家。

我们不妨再把事情缩小到戏剧。

赵本山演戏，大多没有复杂的布景设计、音响效果，有点化妆，但一眼可以认出他来，有时独演，有时有一个搭档，至多是两个。这比之于我们一般剧团演一台戏要花几万元钱用几个月的时间来设计和合成，简直是太潦草、太简陋了。但是，他简陋的是舞台，堂皇的是剧场。当那奢侈的舞台面对着零落的观众演几场就不得不结的时候，赵本山的剧场里却人山人海，剧场外还挤满了等退票的观众。

一切搞戏剧的人不妨由此思考一下戏剧的本性。一个戏剧家，离开了对广大普通观众的自然号召力，光是自鸣得意地单向输出，还有多大意思呢？在人类戏剧史上，每一个戏剧黄金时代的舞台总是比较质朴的，而精雕细刻、着意铺陈总掩盖着内在生命的暗淡。这就像一个人，到了非浓妆艳抹、讲究排场不可的年月，本体的青春生命力就很可疑了。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读解当代“质朴戏剧”（Poor Theatre）的底蕴。质朴戏剧要求戏剧家努力开掘戏剧艺术最原质、最本色的生命，因此不惜

剥除各种乍看起来不可没有的种种装点，剩下最赤诚的演员的生命与观众作近距离的对晤。这是戏剧在新水平上的返祖，在竞争中的自省，在急迫中的凝练，简而言之，是戏剧在当代安身立命的存在哲学。质朴戏剧在流派意义上是够新潮的了，但正像前面所说的世俗文化一样，是穿过表层定势的浮云才能抵达的。赵本山并不是在做质朴戏剧的实验，但他的呈现方式和受欢迎程度，可以获得质朴戏剧在根本观念上的支持。

赵本山现象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演员的个体魅力在创作群体中重新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现象。这或许也能引起非议，其实对戏剧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切成熟形态的戏剧都会有剧本创作和导演构思作铺垫，但全部艺术功能的最终沉淀体还是那位领衔的演员。光就一部戏还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从宏观的视野上来考察，某一剧种的升沉兴衰从根本上说还是以标帜性的演员为征候的，京剧的四大名旦且不去说他，其他地方戏曲我们当然也能举出一系列代表性剧目，但说到最后还是那个代表性的演员最能说明问题。在赵本山背后，有一些文化程度不低的朋友在给他写剧本、出主意，而全部创作活动的必然焦点始终是赵本山，这似乎回到了“角儿制”的旧传统，但我们大模大样地张罗庞大的剧院运行机制那么久，磕磕绊绊地从剧本构思出发到演员选择、总体合成等等走得那么艰辛，难道不能从赵本山他们创作群体的运作法则上吸取一些东西吗，哪怕其中某些东西是戏曲前辈们早就用过的。

在戏剧大框架内，赵本山从事的是喜剧演出。赵本山对喜剧艺术的启示本应多谈几句，但觉得凡是论及他的人都会以此为话题，我就不重复了。我只想说，戏剧美的基元由悲剧美和喜剧美

两大范畴构成，所谓正剧是对两者的融合而不是抵消，那种让人看了既没有悲剧感又没有喜剧感的白开水式的正剧，非常违背戏剧美的情感特性；悲剧美永远是戏剧王国中的珍品，但在日常形态的审美享受中则以喜剧更为寻常和裕如，广大观众对赵本山的喜爱也就是对喜剧美的渴求。

赵本山大致为我国观众喜爱的喜剧呈现方式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1)他成功的喜剧作品几乎全是城市平民的日常世俗题材；(2)他强调性格化，比较连贯地在不同的观众面前塑造了一个憨厚而略带狡黠、木讷而有爆发式的灵敏、土俚而又窥悉时尚、愿意向人申诉又乐于略作自嘲的性格形象；(3)他绝不故弄玄虚，只是善意地讽刺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健康现象，或夸张地展现一些尴尬有趣的人生遭遇，抱着一种正面的人生道理，但这种道理又十分浅显；(4)他的喜剧作品中常常融有一些悲剧美的因素，淡淡地透露出一些由于年老，由于土气，由于不合身份的行止或进退维谷的处境所酿发出来的某些悲凉和无奈。喜剧美与适度的悲剧美相融合，让人回味的余地就大了；(5)他的作品总是比较短小，见好就收。

总之，赵本山的喜剧作品还是经得起从艺术角度上推敲的。

赵本山当然还算不上一个大艺术家。他的艺术道路还刚刚开始，会有许多无形的力量来拉扯他。我希望他和他的创作群体能在提高自信心的前提下，还要看到自身在总体素养上的欠缺，放下荣誉所带来的包袱，重新勃发创造力，创作出更多品位高、意味厚、不重复、不落套的新作品来，长久地带给我们这个辛劳的民族更多的笑声。

东北“四宝”

我是辽北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跟赵本山是老乡，现在干记者这一行，名叫金景辉。希望你能记住，也好让咱也尝尝当名人的滋味。记不住呢也没关系，反正浪费的是你的脑细胞。不过，咱东北的“四件宝”，你可应该整明白，你要是整不明白，现在我就细细地讲给你听。

先讲前三件。这第一件宝是人参。咱东北的人参可了不得，要是哪天你高兴了，到咱东北的山沟里，一不小心被一棵草绊倒了，你一来气，回手把这棵草连根拔了出来。嘿！你发现草根上还长着一根黄拉巴叽的胡萝卜呢。告诉你吧，这不是胡萝卜，这是人参。你拿回家去称一称，要是有二斤多重，妥！你发了。俗话说，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这是第一件宝。

第二件宝叫貂皮，就是长在东北大山里的，样子有些像猫似的，嘴有点尖的小动物。它的皮特棒！你要是能弄到十张二十张的，也能发一笔，至少提前进入“小康”。

这第三件宝嘛，叫乌拉草。名是没啥名，可它最受我爷爷和我爷爷以上那些祖辈人的宠爱，因为前两件宝不好讨弄，你家祖坟要是没冒青烟，你一辈子也未必能碰到，气死你！可这第三件就不同了，在咱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到处都长着这种草。一根一根的，一簇一簇的，细细密密的。把它割下来，拿回家晒干，到冬天把它砸软，絮到用整张牛皮缝制成的“乌拉”鞋里，穿在脚上，走在雪地上，又保暖，又松软。摄氏零下 30 多度，都没有一点儿冷的感觉。我的祖辈们就是靠它闯遍了关东大地，传说老罕王努尔哈赤就是穿着这种“乌拉”鞋去沈阳坐殿的，途经铁岭，老罕王坐在地上脱下“乌拉”鞋倒了倒土，结果就成了铁岭北边的两座山。可是这种“乌拉”鞋的个儿够大的，穿起来也很费事，不如用蒲草编成的草鞋穿起来方便，里面絮上乌拉草，一样保暖。记得小时候我爷爷也曾给我编过几双，里面絮满了砸软的乌拉草，还特意从农村跑到县城里给我送来，我穿在脚上心里美滋滋的。后来上学了，怕同学们笑话，就改穿棉鞋。再后来又改穿皮鞋、皮靴，如今，乌拉草成了记忆中的一棵草。人们不穿它，甚至也看不见它，大概是嫌它太轻太贱。自然，“东北三件宝”也就被人们叫成了“人参、貂皮、鹿茸角”。这样一来，的确显得值钱多了。鹿茸那是名贵药材，乌拉草哪比得上啊，可我总觉得有点不顺心，不顺口。还担心这样叫下去，是不是会让儿子、孙子以后再也想不起来从前咱东北老祖宗的模样。

反正以上是“东北四件宝”的前“三宝”，那么这第四件宝是什么呢？你先猜猜，猜不着？这就对了，这第四件宝是我自个儿发现的，我没提过专利申请，也没对外张扬，别人自然不知。现在就让我告诉你：这第四件宝不是皮，不是草，它是一个

“神”。一个土里土气的“神”。我就叫他“土神”。

说他土，他确实土。他从小在土里生、在土里长，辽北的土山沟养育他长大成人。一直到本世纪 80 年代，他演小品成了名，可走在铁岭市的大街上，身上穿一件绿拉巴叽的风衣，脚上穿一双高跟鞋，一蹶跶一蹶跶地走，离远一看，还是一身土！就算是现在，他在家里和朋友谈话，眼睛仍直勾勾地看着人，手搓搓腿，抠抠脚——土味未改。可要说他神，他也确实和常人不一样。只要他一上台，一说话，人们就笑颠了馅儿；他做个小动作，人们也笑得直肚子疼。在观众心目中，他已经不知啥时候变成了一个“神”。

前两年他在辽北法库县农村拍电视剧《过了这个村》，整天招来老百姓围观。消息传出，百里之外的两位年近花甲的农村老大爷，各自怀揣一双新鞋，领着自己的孙子、孙女，跑了百里山路来看他。快到地方了，两位老人脱去穿破了的旧鞋，换上新鞋。等见了他的面，两位老人激动地流着泪，拉着他的手，唏嘘着说：“我们见到了你，这辈子就算没白活呀！”

两位老人把能和他见一面，当做了今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他仿佛不是凡人了，而变成了带有某种色彩的——“神”。

去年，他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演出。当时数九隆冬，大雪飞扬。一尺多深的白雪覆盖了冻得梆梆硬的黑土地。可 10 场演出下来，场场爆满，剧场门前的雪被踩成了冰。演出结束，离开齐齐哈尔，他又乘火车赶往哈尔滨演出。在火车卧铺车厢里，有八九个人抬着一个面黄肌瘦的病者挤过来，要和他见一面。原来这八口人是一家，家住齐齐哈尔市以北百里之外的富裕县。家中老父患癌症，已处于晚期，不思茶不思饭，只想看他的演出。于

是一家人顶风冒雨，从富裕县起身到齐齐哈尔，一连观看 10 场，场场不落。后来听说他要去哈尔滨演出，一家人又特意同他乘一趟火车去哈尔滨，只为了在火车上见上他一面。当时，病人紧握着他的手，土黄色的脸上竟浮出心底的笑意。他也很感动，对着病人说：“等到哈尔滨演出时，我给你们全家留 8 张最好的票，场场给你们留！”

到了哈尔滨，票给他们了，可演出那天晚上，那 8 个最好的座位全空着，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那一家，以及那个癌症晚期的父亲，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如果此去黄泉路，但愿一道洒满笑声。因为他已见到了他想见到的“他”。

他，竟然有本事影响到另一个世界。

他，土里土气的他，只因为给人们带来了忘却一切的、开心的一笑，就被人们赋予一种神力。他成了“土神”，但虽神犹土，因土而神，他成了咱东北老乡心中的“宝贝”。

“东北三件宝”，被人传诵了几百年。这回我说话要能算数，以后“东北三件宝”就应该改成“东北四件宝”了，除了人参、貂皮、乌拉草，还得再加上我的这位朋友：土神——赵本山。

赵本山成了咱东北的宝贝了，那么不论关里关外的朋友，闲着没事都应该了解他，以及哺育他成长的辽北这块黑土地。所以我写了这本书，供大家茶余饭后消遣品味，不知是否合您的口味。

五奶奶指点迷津

赵本山和我讲过小时候的一件事。十多岁时，本山家里的几口人各奔东西，只剩下小本山一人独守三间破土房。门窗破旧不堪，夜里风一吹“吱吱”乱响，吓得本山夜里经常做恶梦。

一天早晨，本山睁开眼，发现屋里已经大亮，外面太阳挂得老高。不好！上学又要迟到。本山一骨碌爬起炕，提上裤子，抓过衣服就往外跑，跑出门外，“轰”的一声。本山傻眼了，本山看到眼前所有的人都在冲他笑。他发觉自己竟然站在舞台上。台下面是满村子的人，前面还挤着一帮同学，正咧着嘴哈哈地大笑，还冲着他比划着什么。本山感到自己很狼狈。他低头看看自己的一身破衣服破裤子，光着膀子，露着肚皮，心里一急，转身跑回了屋里。可本山又发觉自己的三间土房不知啥时候已被人偷偷地抬到了舞台上。人们爬上台阶拥到窗前还在哈哈笑。笑话他的寒酸。本山气得没处躲没处藏，一着急，一蹬腿，醒了。

原来是一场恶梦。

本山起床一看，天果然早就亮了，上学也真的晚了。干脆不去了，免得同学们又笑话他迟到。那天早上本山跑到五奶奶家，讲了他做的梦，五奶见本山挺可怜，就安慰他：“别怕。孩子，你做的梦啊，不是啥坏梦，五奶告诉你，这个梦啊，是说你以后啊能在舞台上起家……”

五奶的话本山半信半疑，却一直没忘。

今年正月，本山在长春出了车祸，伤好后几个朋友聚到一起闲谈。我逗本山：“本山哥，以后咱别演出了，整天东跑西颠，开汽车坐飞机的，太危险，还不如开个饭店做个买卖的好。”

本山和朋友在一起，从不放过开玩笑的机会。他顺杆儿往上爬：“是啊，我也想过开饭店啥的，我还能炖茄子、炒土豆露两手。可不行啊，有人给我看过手相，说我手上中间这条线太长，都通天了。只能搞一辈子艺术了。完了！完了！啥也干不了了！这辈子就算扔台儿上了。”

“哈！哈！哈！”人们都哄笑。

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做假时假亦真。不管怎么说，赵本山和舞台倒真有不解之缘。

初登戏台

本山最早登上舞台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本山代表学校宣传队参加公社里各学校间的文艺会演，有那么几次，次数不多，规模也不大。规模大的要算 1980 年，本山随莲花公社文艺宣传队参加威远堡的公社级文艺会演，那次的场面够大的，各公社的文艺队都来了。本山演了从田子材师傅那里学来的二人转《包公断后》，本山唱得有滋有味，自己露了脸，也给公社争了光。那次演出后，本山被西丰县剧团调去做了临时工。1981 年夏，本山开始随西丰县剧团到各地演出，尽管去的地方多数是乡下，但本山毕竟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最初的简陋的舞台。

本山是个有心计的人，虽然在西丰县剧团是个临时工，但团里没人敢瞧不起他。为啥？因为本山有两个拿手的“二人转”段子：一是《包公断后》唱得好，二是《瞎子观灯》演得绝。《瞎子观灯》是个传统二人转曲目，扮瞎子的演员不光要能唱，而且还要嘴皮子利索，“说口”过硬，扮相还得真像个盲人。本山演

这个盲人演得最活，简直没人敢比。团里有人问他是跟哪个名师学的，本山回答：

“谁唱得好就跟谁学呗，东学一句，西学两句，自己再发挥发挥。”

本山说得简单，其实他为演好这个《瞎子观灯》也下过不少苦功。最早，本山在威远堡时，看了吉林省梨树县剧团董笑芳的表演，觉得董笑芳的那个瞎子演得挺好，自己一边看一边记，一边记一边琢磨，琢磨来琢磨去，本山又把从盲二叔那捕捉到的感觉糅进了戏里。结果到1981年，本山演的二人转《瞎子观灯》，在东北已独树一帜，深受观众喜欢。自然西丰县剧团早把这个临时工当做主力队员使唤，不论到哪演出都带上他。

一日，剧团到西丰县松树乡一个村子里演出，戏台子搭在了村东头场院里的一个土台子上，又在上面垫了几摞砖，铺上几块木板，临时舞台就算完工。到了晚上，几盏电灯一拉，全村的男女老少把舞台一围，好戏开场。

节目演得差不多了，本山上台，唱完了《包公断后》下台喝了一口水，又返台唱了《包公赔情》。《包公赔情》唱完了，老乡们还是一阵阵的叫好，吵吵没看够。本山只好下台简单化了化妆，拿起瞎子探路的马杆，和团里的搭档小王一前一后，一瘸一拐地走上台，演出了自己的拿手戏：《瞎子观灯》。《瞎子观灯》讲的是正月十五一个瞎子和一个跛和尚相伴去看花灯，走在路上，二人互相取乐的事。本山演的就是这个瞎子白莲灯，不仅盲人的做派摹仿得惟妙惟肖，而且“蔫哏”一个比一个扔得响，逗得台下的老乡前仰后合。一直到演出结束，一群老乡还不愿离去。一个约莫有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从人群中钻出来，上前死抓

住本山的手不放，吵吵要把本山带到自己家里去住。村长走过来，朝小男孩的屁股拍了一巴掌：

“嘎小子！你家哪有地方？都安排好了，男演员都到你张爷爷家去住，他一个人，屋子大，地上还有一个二层床。”

“嘎小子遭到村长的呵斥，不情愿地放开了手。

张二爷也来看戏，戏散了没走，主动跟村长说要把演员请到自己家住，自己家宽敞。村长同意了，张二爷就带本山和几个男演员回自己的家。张二爷孤身一人，是村里有名的大好人、老实人，平时没话儿，一路上只翻来覆去地叨咕：“你们演得好！像！和真的一样。你们都是能人，是能人！”

到了张二爷家，劳累一天的演员们倒炕上就睡。张二爷睡在地上的一个二层床的下铺，本山睡在上铺。这个用木板钉成的二层床，平时是用来放粮食的，今天演员来的多了，张二爷才把它收拾出来，让本山住。夏天天热，睡在床上比睡炕上舒服一些，本山一上去就睡着了。到了夜里，床一忽悠，本山吓醒了，往下一看，原来是张二爷起夜。过了一会儿，张二爷蹑手蹑脚地回来了。本山合上眼刚入睡，床又一忽悠，张二爷又起夜。尽管每次张二爷动作都很轻很慢，可是床钉得不结实，还是左右摇摆。当张二爷第三次起夜时，本山在半醒半梦之间稀里糊涂地嘟囔了一句：“我的天哪，这觉是睡不着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尿频，我尿频。”

张二爷听到了本山声不大的怨言，赶忙解释、连声道歉。本山已睡着了。第二天天明，演员都起了炕，本山一下床发现张二爷不见了，哪去了？本山推开门到院子里一看，惊呆了：本山看到张二爷褪着袖偎在一堆柴禾里正睡着呢。本山上前推醒了张二